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筆記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兩漢筆記　　史評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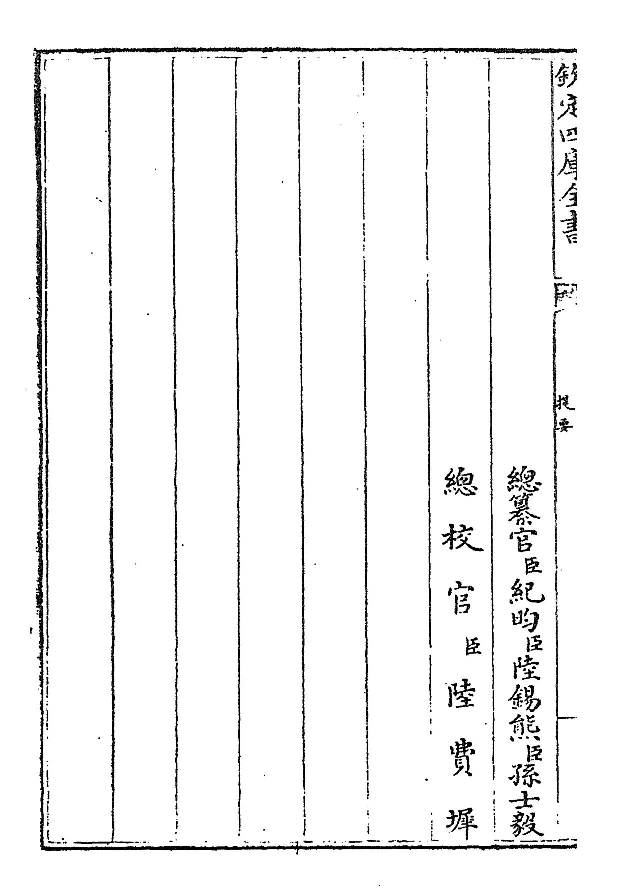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兩漢筆記十二卷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録此書皆評論漢史嘉熙二年嘗經奏進前有尚書省劄稱十二卷與此本合葉盛水東日記以為不完之本非也其例以兩漢書舊文為綱而各附論斷于其下

前一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蜀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為陷溺于邪說而歸其過于張良于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為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

井田必不可行于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為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則金谿學派之宗旨論元帝以客禮待呼韓邪論光武閉關謝西域皆極稱其能忍善讓則南渡和議之飾詞所為有為言之者置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兩漢筆記卷一

宋　錢時　撰

高祖

秦二世二年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與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懐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湯伐夏曰與爾有衆請命武王伐商曰元后作民父母此萬世君人之大法弔民伐罪之深旨秦爲無道羣雄並逐徯后來蘇此其時也如避水火益深益熱烏在其爲民父母哉愚觀項羽盜賊之雄耳凡其失人心處全在殘忍沛公脱秦民於水火者也凡其得

人心處全在寬大獨遣長者扶義而西而不許項羽非懷王之賢不至是然亦當時親被苦禍與秦民同在水火之中故其推擇權量的當如是向使從羽之請與沛公俱遣慓悍猾賊如虎狼之求逞必悶悶不快於長者之事而卿子冠軍之斂且轉而之沛公矣其禍可勝言乎沛公入關秦民大喜而漢氏四百年之祚卒定於此日有以也夫

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是所燒者天下之書而博士官所職固無恙也蕭何知所先務悉取而藏之他時律令於焉憲章則先王之大經大法具在一洗秦人之陋及三代盛王之規模其機正在今日高祖雖不脩文學然觀其既定

天下聞陸賈新語而稱善用叔孫通綿蕝之儀而知貴此如田野鄙夫素不知文事之可樂一旦致家富饒則亦從事於禮文教子孫以詩書矣誰謂溺冠跨項終不可與言也且秦所謂丞相者何人哉所藏圖籍不過商鞅李斯之徒破壞先王成憲為此殘酷淫虐之具耳何也不急急於聖賢經傳而惟殘酷淫虐之具是取遂使漢家制度動循秦舊後世雖有好文之主出殘編於煨燼而表章之而蕭規曹隨守為鶚

的寥寥六藝猶空言也悲夫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愚觀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其所爲與盜賊無異未甞不竊怪及沛公欲留居秦宮室則不特張良能諫而樊噲首諫議論卓犖無愧昔賢然後知興王之佐識見固自不同也使沛公一有茍安之意而諸臣不務遠畧遂相與寃宅其中則豈惟不足以規模天下羽之入關也而聞有此必將不勝其忿與沛公决死於一戰雖欲鴻門夜遁不可得矣何者秦宮室所有固沐猴而冠者所必爭

也是故寧失關中斷不肯失此於劉氏觀其後日燒
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其爲人心事可見矣雖然
羽不足道也范增切切勸羽殺沛公至若此類乃羽
之所以自殺者而噤不能效一語曾樊噲之見不若
是楚君臣俱不足道也不旋踵而敗宜哉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

皆安堵如故

秦網苛密民無所措手足一旦而遇三章之約如脱之湯鼎濯之清波之上其爲喜幸何如哉此高祖入關第一急務其功用可與武王之反商政相配葢由天姿寛厚出於特見非有譜之可按也視古憲章雖尚疎畧而此時此意實漢家一代法制之祖後世子孫當視之如命脉矣而乃有張湯杜周之徒得而甘心焉何也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覇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於江南江都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覇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使項羽而先入關則必責懐王以如約矣關中之地豈他人所得有哉葢其爲人負氣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後是以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收貨寶婦女而動

東歸之思非其本心然也及聞懷王如約之言即怒而徙之如逐奴隷自王梁楚而遷沛公漢中一旦發露不可得而掩矣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與之角其不至於自斃者幾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見容於沛公凡委靡退遜斂然而不敢較者皆沛公之所以勝而項羽之所以敗也沛公當時亦幾不能忍賴蕭何以濟有功多矣惜乎未免出於詐術非王者之所尚云

二年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項王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日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諸侯皆背漢復與楚

漢王與項羽比肩而事義帝義帝遭弒而漢王發兵以討賊此人心之公忿萬世之大法也是故義旗一

舉而諸侯五十六萬之衆西面而響應之曁入彭城乃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何爲者哉且前日之袒而大哭者誰也今日之置酒高會者又誰也縞素哀臨曾幾何時貨寶美人輙據其窟穴而樂之王者之師顧如是乎使漢王之討賊也發於中心激於大義則入其境践其宫戚然常若義帝之寃乎其上而哀傷惻怛所在乎見之項羽雖悍亦且嵬䫋䰰喪而不能武矣安有五十六萬之衆而摧拉於三萬者

惟其信不由中而託名於義帝是山東貪財好色之習雖能彊遏於入關之始而終不能自禁於入彭城之時然則項羽者義帝之賊而漢王者又項羽之賊也漢王之得不死已幸矣諸侯背漢與楚豈待睢水狼狽而後見乎孟子曰今之諸侯五覇之罪人也愚是以於漢王而三歎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伊尹醜夏歸亳而成湯伐商之計定民獻十夫于翼而周公東征之謀決賢者之歸天之命也安有誘人之叛臣籠絡而用之而能保其終不我叛者道德不足以服英雄豪傑之心區區術數苟焉以集事而迶臨斧鉞之禍已階於謀捐地之日矣漢之君臣亦險詐矣哉

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有虞氏之大法萬世不可改者未聞因事推恩有罪而例赦之也有罪而得以赦免刑小人何所懼而不爲惡哉名曰好生而實陷天下於刑戮此赦罪人之謂矣後世承襲名色益多三歲一郊巨姦劇猾可以數日而待刑罰如之何其清民如之何其服也或曰一旦驟革恐召怨致亂曰諸葛亮治蜀不赦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

少而瘢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義師不用詐謀固也信若成安君之不用詐謀以敗則先王政典皆不可用於後世乎曰不然師直爲壯行險而順防患也寀慮敵也周雖不行詐以薄人亦必不墮人之詐以取敗此王者所以萬全而動也後世量力度德莫能相尚所恃以爭勝負者詐謀而已

耳無義師之實而欲假義師之名慮敵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殞國喪如探籠穽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論謂王者之兵真無用於後世後世非詐謀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實誤之也孔子曰我戰則克

豈用詐謀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能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覇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野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竪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愚嘗謂黜陟明而後封建立有王者作而後黜陟行後世黜陟之法廢凡諸侯子孫無賢不肖皆得而世襲之是以陸梁相吞曰兼曰削而封建壞矣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千八百國下逮春秋見於記載

二百餘國而已戰國之末遂併爲七焉此封建大弊極壞之時也至秦而郡縣之益其勢不得不然兩雄方張未知所定乃欲循封建末流之故事割裂大勢立六國後而資之爲犄角之助豈理也哉子房止之是也然但謂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無與取天下而未嘗深明封建之本末是故雖能排酈生之說於一時而終不能弭大封侯國之禍於後日此子房不學之病也至若武王入商封墓表閭散財發粟此吊民

伐罪之後興王第一規模顧何不可能之有子房不惟不啟廸之且迎其鋒而拒絶之枚舉歴數斷斷乎限高祖以不能愚是以深惜子房之未嘗學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

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眜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眜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甚矣反間之可畏也間行於家則家睽間行於國則國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至於相殘相賊而不相保吁有由矣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答蒯徹則又曰漢王遇我甚厚我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君信其臣故臣亦信其君雖欲間何自入哉隨何之言一行於九江而黥布叛陳平

之謀一行於楚而范增鍾離眜之屬危無他意忌信讒反閒之路也益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此萬世之大訓也觀陳平爲計傾敵巧險如此爲人上者可不戒懼矣哉

四年漢王大破楚軍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

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

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安有不顧其父之死而得天下而可爲歟漢王杯羮之言

聞之使人股栗吁忍矣哉此戰國險詐之風不足多罪也然以當時事勢籌之使漢王不忍於太公而遂降楚楚將何以處之乎其死於羽之手也明矣漢王死則太公呂后亦必與之俱死羽方要我而我視之若無有焉羽知殺太公無益於成敗之數且留之猶萬有一於後日是漢王忍於不顧者乃所以全太公也或曰然則策莫良於此矣古聖賢處之將安出乎曰王者之師萬全而動葢不至有太公入楚之事也

後世行險以徼幸而後視此爲良策此君子之所羞

稱歎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邉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駡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駡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

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王者天下歸往之謂也古之封國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衰禮樂征伐不出於上而後諸侯彊大僭號此豈天下一家爵命之名也哉項羽襲戰國之陋裂地而王諸侯此其舉措已大可笑安有人臣奉命出征得國自請爲王以鎮之而上不疑者是破趙而請王張耳此韓信欲王之機也破齊而請爲假王此高祖僞遊雲夢之機也覯書至此可

爲痛心

五年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於是項王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遂覇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項羽可君乎曰殘暴忍人也屠城阬卒如㸌狐鼠安能爲君可臣乎曰從卿子冠軍則斬卿子冠軍事義帝則殺義帝安能爲臣然則斯人也奚施而可曰是特助漢平蕩之具耳春秋而下用兵爭強英雄豪傑不聞義理之訓而惟富彊之是尚風聲氣習舉世訌然皆戰塲也至秦極殺伐之禍而僅勝之又不能教

化以善其心而惟束之以法律忿鬱慘毒之氣久遏而不得逞一旦潰裂如虎豹脫圈檻爪牙競奮所在爲群莫不皆有出類之才絶人之力自非有大才力者雄於其間相與收拾而歸諸漢則天下紛紛豈一沛公所能獨辦也是故有沛公而又不能無項羽使之百戰百勝而終不使之保有尺寸之地若羽者眞助漢平蕩之具也歟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

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一願乎外則所主者在物窮通得喪死生禍福皆得而動之矣易曰困亨曰大人否亨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處困處否處險而不失其所亨焉此素位而行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漢王之兵薄魯城下而絃誦之聲不廢是豈可以勉強爲哉且自孔氏没歴戰國兵爭之禍矣而此絃誦

之聲未嘗兵爭也歷嬴秦焚書阬儒之禍矣而此絃誦之聲未嘗阬焚也鹿走秦原群雄競逐寸天尺地焦然如在湯鼎中而此絃誦之聲家常日用自如也兵屠吾城在頃刻間調度從容無異疇昔此豈一旦倉卒所可辦者踐履純固不間險夷知有絃誦而不知有生死知有孔氏之家法而不知有漢兵也漢王方引天下之兵欲屠之悚然知其爲守禮義之國而遂不敢嗚呼亦賢也已先聖之教於是且行於漢王

矣或曰若項羽則何如曰王陵之母不愛一死而教子以毋貳心此節義之婦也羽也禮而葬之封其墓而旌表之則非特王陵為之感動四海聞風亦莫不為之感動矣乃不勝其怒取而烹焉是一婦人之見不若也豺狼虎豹逢人即噬安知禮義之可貴也哉

婁敬因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帝問羣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城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萬世不易之確論也帝王都邑初無定所豈專恃險以為固哉召公之營洛也拳拳乎祈天永命而自疾敬德之外無他說夏商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婁敬未足多道也西都長安未為不可也張子房佐高帝取天下最號有識建都定卜而於我乎問焉此正肵陳敬德祈天之時乃獨區區以洛陽為非用武之國何其與召公之

見異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起何人而有是語爲子房者寧不愧矣哉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王者革命必有以新一代之規模武王之反商政是也秦爲無道不師古治先王之禮樂法度掃地而亡

之焚書阬儒純用法律是以卒稔高斯之禍僅二世而遂亡然則漢之所宜反秦政者果安在哉崇儒術明教化與天下更始此第一急務也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二三大臣當有以任其責矣況張良為帝者師甫從入關即道引辟穀此何為者也且自古亂世必有大賢君子遁迹於天下是故夏之衰也伊尹在莘商之中微也傅說在版築及其亡也呂望在蟠谿戰國至秦天下大亂凡出而自見於當時者大抵

挾數用術功利之徒耳抱道懷德遁世無悶者固不屑也兵將屠魯而猶聞絃誦之聲深造自得之功不變亂於死生禍福之境孔氏家法殆有人焉良也不於此時訪求遺逸而尊禮之闡明大道而教化之以開一代太平之基躋斯世於二帝三王之盛乃拳拳乎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謂之知幾免禍則可律以名教不得而辭其罪矣先儒謂子房有儒者氣象嗚呼子房非儒也嘗受教於圯上之老人其本領固

黄老之學耳自時厥後清淨如曹參恭儉如文帝而皆不免陷溺於此主盟斯道者無其人而異端邪説遂稱賢於天下子房實啟之也惜哉

後九月項王將鍾離眛素與楚王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

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曰古者天子有廵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説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

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觀信答武涉蒯通之言豈有背漢之心哉而漢王之疑則已兆於躡足之封矣固陵後期許地始來而漢王之疑成矣項羽一死即奪其軍更齊與楚不少遲

緩而信之迹於是危矣地大兵强漢不能過此高祖之所日夜憂虞而不能釋者乃方收納亡將有詔弗捕陳兵出入自爲張皇此豈久安之道乎嗚呼高祖之視信猶養虎以禦羆也虎之得不死者以羆在焉羆死則虎亦死矣謂信爲反人知其誣而信小人固有以自取也至若僞遊雲夢則竊爲高祖羞之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狩者廵所守也夏諺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是豈可託之爲用詐之地乎今年即皇帝

位而明年以僞出狩禽一諸侯何以示信於天下矣此陳平險詐無識有以誤之也

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古之人功高跡危而有一旦佯狂用晦者此明哲保

身之道也多多益善高祖之所以忌信正在乎此奪楚王而侯封之誅戮之兆見矣為信者斂形遁迹盡喪其智勇於塊處無用之地尚庶幾焉猶之猛虎方就圈檻而乃呀然出爪牙以自矜耀幾何其不速死也嗚呼愚哉

兩漢筆記卷一

兩漢筆記卷二

宋 錢時 撰

高祖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

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徽時外婦之子肥為齊
王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名山大澤則不以封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安有命
之王爵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而能遺子孫以無禍者
古之封侯所以命德同姓異姓其度一也且天子守
在四夷二帝三王豈皆同姓而後能塡撫天下哉裂

土地而大封之不擇賢愚而世襲之其不度甚矣七國之變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將以圖安適以速亂寵之者所以禍之歟因觀自古地大兵彊而俾之世襲未有不叛者漢事可監矣而唐不悟藩鎮之禍往往反甚於漢惟我本朝置使按察或遷或易權在朝廷自先王封建之法壞而綱維防範其制莫良於此中興以來獨一蜀帥世掌兵柄而卒以稔禍可不戒哉

帝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上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使羣臣習肄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下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輙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魯兩

生之罪叔孫通正洙泗之家法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君臣之所以義者此也父子之所以親者此也夫婦之所以親者此也長幼之所以序者此也朋友之所以信者此也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綱淪法斁天地易位其禍可勝言乎先王之成憲至秦而大壞所謂尊君抑臣者不過嚴刑以繩之峻法以束之耳安有所謂禮哉至其後也亂臣賊子

無父無君詐命而誅扶蘇舉兵入宫而弑胡亥此人道之深痛無禮之極禍也有王者作所宜一洗汙俗以反先王之盛尚忍踵之爲故事乎高帝起自匹夫得綿蕞糠粃而行之已不翅足矣安知禮爲何事惜也有魯兩生而不見於用遂使叔孫通茍襲秦舊著爲定式而後來者終已不改可勝歎哉

八年匈奴冐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冐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柰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夫所貴於中國者明王在上立德無頗政教修明綱常不紊此夷狄之所以懷服也舜曰柔遠能邇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豈他有所謂御戎之策也哉中國失所以爲尊而戾戾然以彊弱較勝負譬猶學士大夫不自愛重而與市井無賴角一

旦之力虵掉頭虎卷尾呀然奮矣愚嘗謂四夷交侵
中國失德之明驗高祖有天下為衣冠禮樂之主不
思所以懐服之道而乃忿然輕舉取辱白登知力之
不可勝也而又不悟忍配子女以㡳幾其不敢抗墮
王綱而亂族類辱二帝三王之統開萬世無窮之禍
婁敬不足道也而在廷諸臣曾無一人非之嗚呼閭
閻細民不輕許嫁堂堂中國捐帝姬為羈縻夷狄之
具而不知耻其後武帝結烏孫共滅胡雖岑取以大

母爲妻而且聽之矣可爲哀痛已哉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

大寶曰位非一家之私物主器者長乃萬世之公論寵溺嬖妾而輕揺儲貳高帝於是大繆矣且以吕后之悍黠屠韓彭如磔鼠孱然童稚豈區區之名所能尊之如意縱立必不能保其無禍於身後觀人彘可

見雖幸羽翼既成太子無恙而呂后自此視諸庶孽若仇敵矣豈獨慘烈之禍發於如意戚姬而已乎使帝不溺於邪處之有道相視一體無以生呂后嫉妬之心其於庶孽將由已出惠帝雖死高帝未爲無後也安忍提劉氏戮力百戰僅奪之天下而委之非類后只一子耳享國日淺又無嫡孫徘徊無聊臨朝擅命一旦忿發王諸呂黜劉氏而莫之恤高帝寵名之也嗚呼泗上亭長間關百戰而成帝業終其身師旅

不解幾死矢石之下而乃湛於愛慾骨肉相仇不一再傳國命幾絶可為萬世戒矣

十一年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法先聖行仁義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謂行仁義法先聖足以保天下自孟軻氏歿未聞斯語嗚呼是儒者之言也詐力之徒爭馳競逐但計事之利害不顧理之是非權謀以為賢横逆以為强威刑以為固安知仁義之為何事也哉古先聖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仁義而已矣易傳有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不立本心晦

亡泯泯棼棼與禽獸無異弱肉強食天下壞亂如之何其可保也高祖天姿寛大儼然長民之器惜乎粗武不學而在廷又無儒者陳仁義於王前觀其闢賈之言遽有慚色新語每奏孜孜稱善是孰使之然哉即此知慚稱善之心即仁義之心賈也真能如孔孟之告齊魯如伊周之輔太甲成王乘其善端闡明仁義之旨使之一惟先聖之是法則漢其三代矣賈有是言而學不足以進此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是未嘗

真知仁義之爲仁義也嗟夫

帝有疾惡見人卧禁中詔戸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豊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顧命大臣道揚末命甍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此

先君所以得正其終而嗣君所以得正其始也安有卧病危疑之日拒羣臣於户外而獨與一宦者處乎後世宫門隔絶易主於内而外廷不知有不忍言者

舞陽侯之慮遠矣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君薛君問之令君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君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

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吴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吴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将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

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大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刧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爲三軍布破其一軍

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别將追之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

漢所王諸將獨張耳吳芮以疾終其餘乃無一不反者高帝末年誅戮盡矣人謂地大兵彊其勢則然以

此觀之雖所居有必反之勢而所王者蓋不能不反人也何則商周革命皆以方伯之尊合天下諸侯以舉事故事定而天下乂安秦雖無道不旋踵而亡然亦有國數百年而後得天下是以罷侯置守惟所欲爲而莫或制之若漢高帝非有德於民非有功於世非有位於朝廷之上與羣盜起布衣五載而成帝業自古及今未嘗有也當是時嶄然出頭角者莫不皆有得鹿之志而高帝其翹楚耳是故非此曹則無與

共成功非捐地而王之則必不爲我用是諸人者不得爲王不止爲王而不反其勢亦不止師之上六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而況於王乎況於盜賊之雄乎後世往往以能保功臣善光武而謂帝爲少恩噫帝則少恩矣變主識物人誰敢爭羣盜分贓不愜即鬬其所以得之者固不同也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孔子之道如天地覆載如日月照臨萬衆之主拜跪

俯伏北面而師尊之爲百代衣冠禮樂之主太牢盛典在今日豈足爲異然自當時言之是栖栖者顧何人哉其生也奔走齊魯宋衛之郊而道不行其殁也戰國從横異端滋熾爲儀爲秦爲朱爲翟爲申爲韓爲鞅爲斯而道不明區區所頼以垂世詔後者在書亦且阨於阬焚湮沒而不耀而高帝則又溺冠騎項粗武不學之人耳間關百戰收天下於羣雄之手曾何有於異代之匹夫也夫莫大於天地莫重於宗廟

社稷寂然未聞修舉其所經歷皆古帝王之都亦寂然不聞推崇今而過魯非有故事之可循也而太牢之祠乃汲汲乎孔子是果何所見哉異時兵將屠城聞絃誦之聲亦固有感於魯矣而乃翁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其氣習自若也一聞陸生行仁義法先聖之說而知懸著古今得失成敗之故而稱善曾未數月而遂有此其殆深有感於秦歟孔氏家風一朝而導超卓邁倫標示千古三復斯舉使人端拜祇贊爲吾

道賀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蕭相國佐帝定天下功第一入田苑地未爲非也遽繫之廷尉此何禮哉後世子孫殺戮大臣如刈草菅有以啟之矣雖然畏相非嚴憚之若芒刺背上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相之足畏必大人而後可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孔子大聖人自謂五十而知天命高帝非真有見於是也良由天姿勇決不撓於死生之變向使知學其所進豈易量哉或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嘗有是言矣何如曰此則紂之所以亡也若無事修爲一委諸

命而可則王其疾敬德召公何以告成王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人主之職在擇相一相定而天下無餘事呂后至此一語不他及可謂切問矣數公者固高帝平日之所嘗試然劉氏社稷卒賴絳侯北軍之助以安若目擊

其事而處之者抑何見之明哉或者因是遂謂高帝逆知有呂氏之禍此大不然呂氏之禍蓋惠帝既歿發於無聊之思當是時年方壯安得預料其必死而爲之慮乎若周勃重厚少文天下雖有變終不肯負劉氏是則可必也故高帝之言適與事埶耳呂后以悍驁國固無所逃罪而此擇相之問與帝知人之明則可爲後世法矣雖然湯之崩也付太甲於伊尹武王之崩也付成王於周公二公聖人也大明斯道進

嗣君於帝王之盛豈止爲保家之計而已高帝擇相
志在安劉此如田夫野叟辛勤致富㥟㥟然惟恐失
之是數公者能爲高帝保家於身後非望其輔嗣君
爲三代之規摹也嗚呼必若伊周者而後可也史臣
謂帝規摹宏遠愚於此則深病其未宏遠云
右高祖十二年五年始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崩年五十
三

惠帝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惠帝友愛出於天性全護趙王無所不盡其至真有不待勉彊而後從事者如許美質得大賢爲之師傅發明此心日著日察堯舜之道豈外是哉一見人彘爲之大哭謂此非人所爲斯

亦良心之動惻怛不能自禁意則善矣惜也未嘗學問不明於義理縱毋后殘酷往事無及自今以往孜孜孝道轉移感動豈無其方胡可爲是欝欝自陷於非義乎儼然居憂敗度敗禮而莫之檢此不得師傅之明驗也讀太甲三書安得不爲之慨歎

二年秋七月蕭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帝王盛時明良遇會不聞有此稱賛後世絶無而僅

有而後書之以爲美談是則可歎也雖然蕭何一掾
主吏耳從高祖起豐沛爲佐命元勳能斂然清儉若
此無何之功居何之位承迎從諛貪濁成風黷貨而
無厭廣田宅而不知止者寧不愧死於斯人矣哉
以曹參爲相國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

飲以醇酒閒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

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𦙶暴秦水火之中出百戰干戈之後民不聊生甚矣一旦乍得休息知有生之可樂此清淨寧壹所以歌也然責以相業則烏可以爲是哉太宰之職古有成憲太甲成王其不敢望湯武也明矣伊尹周公亦將醇飲不事事乎況呂后殘忍於上而惠帝方失德於酒湎此正尚賴正救之時進戒荒寧之日而但日夜

從事於醇酒則將焉用彼相也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人主天下之表儀禮法之所自出也安有毋舅而可以妻甥乎不典甚矣婦人姑息類多愛女但欲使之綢繆於母家安知敗常亂倫之可醜也特書之爲後世戒

除挾書律

始皇三十四年燒書陳餘謂孔鮒曰秦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將藏之以待其求高祖五年引兵欲屠魯聞絃誦之聲則是藏書已有出者矣向使斯時即除挾書之律下詔求之則非特書藏未久不甚壞而經生學士亦未甚老也惠帝四年挾書之律雖除而求書之詔未下迨至文帝天下遂亡治尚書者獨故秦博士伏生年過九十詔太常使人受之裁二十餘篇而已他可知也武帝末年

屋壁之藏始出而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多矣可勝

歎哉

右惠帝在位七年崩年二十四

高皇后

太子即皇帝位年幼

或曰太后元年欲王諸吕問王陵陵據白馬之盟力

沮之問平勃平勃乃共贊之其是非固易見也然安

社稷定劉氏二公者終酬其語則何如愚謹對曰欲

王諸吕特其小小者耳二三大臣與太后同受高帝之天下以遺其後嗣豈太后所得私哉潛育異姓一旦奉之以為君當是時王陵陳平為左右相而周勃為太尉將相合謀扶義而起一正君而國定何不可之有少帝之立也寂然不聞一語王陵之戇獨發於欲王諸吕之日已後矣非劉氏而帝乃不可共擊乎自是以後不特諸吕日長炎炎更立常山以偽易偽侯彼侯此惟所命之羣臣頓首奉詔無不可者顧何

取於社稷之臣也或者見其誅諸吕於太后既殁之後廢偽主迎代王適符初語遂謂平勃殆有定謀者平患諸吕力不能制燕居深念幾無策矣用陸賈計始交驩絳侯深相結豈有定謀者乎後日之事特出於天幸耳愚每觀史至文帝二年陳平薨未嘗不為之驚惋文帝二年太后崩之又二年也使平勃不幸先太后而死則天下事去矣尚復能有所為乎身為將相曾不能討賊於篡立之始而徼幸集事於竊國

八年之後斷以大義將逃罪之不暇而何暇以爲功也

右高皇后八年崩

據唐鑑則天例不宜有紀然八年之内兩立少帝皆所名惠帝子非劉氏與中宗事不同姑從史舊揭其始末而不書在位庶有儆於方來

兩漢筆記卷二

兩漢筆記卷三

宋 錢時 撰

文帝

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而况於父母乎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餘悉去秦苛法曷爲而收帑相坐復仍

秦舊此蕭相國定律之罪也文帝即位而首除之知所先務矣又明年盜高廟玉環而乃不勝其怒欲致之族抑何歟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戚里之禍大抵主於驕縱而不知學寵之以富貴而不教之以禮義是猶狂藥飲人而望其勿狂無是理也絳灌斯言雖懲往事然爲擇師傅賓客實處后族萬世不易之至論豈特所出之微然哉向使文帝亦以其處妻黨者處母黨則薄將軍必不以殺漢使死矣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六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獻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人主之好惡風俗之樞機也一技之入則靡然環向者皆蠹心之路矣文帝始即位而却千里馬天下聞之孰敢有不正伺吾便者哉旅獒之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又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文帝之質美

得若召太保者輔之而進於道豈易量也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責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若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而生財之有源以九賦斂財賄而取財之有制以九式均節財用而用財之有度是故膳夫則會之庖人則會之酒正則會之大府

外府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典絲典枲莫不有會非冢宰乃爾屑屑不憚煩也經邦大務正在理財理財與聚斂異後世言理財者止於聚斂而論者遂以錢穀之問不至廟堂爲得體是大不然用之無節取之無藝邦計日匱民力日屈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豈徒一治粟内史之守而已哉皋陶士也而相禹蘓忿生司寇也而爲三公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刑典其一也歲終則受百官府之會三嵗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之是固無所不當問況獄者生人之司命邦之安危係焉周公位冢宰而立政一書拳拳乎庶獄孰謂主在廷尉而宰相無與也嚴刑峻法民不堪命苛斂暴取民不聊生此正宰相非才之明驗豈固置斯人於度外而他有所謂爕理陰陽之道撫安中外之術哉文帝初政問之及此斯正因事進戒培植本根之日勅武臣相非其任也不足多罪乎而有知所宜惕然反觀講求事實而乃務為捷給以自詑誕斷之大義

曾不若勃謝不知之爲愈也且惠帝六年平始爲左丞相明年帝崩太后臨朝以阿意而右遷兩立少帝皆非劉氏諸呂用事海内大亂天妖地怪無所不有漢祚中絶整整八年平益無日而不居相位也太后歿而誅諸呂事殆出於天幸文帝即位平且以功不如勃遜之矣今纔數月而自陳相業有如此寧不厚愧矣哉

吴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

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曾無一語及於教化豈固若是而遂足以爲邦歟曰不然雍也可使南面則許之漆雕開自未能信則説之孔子斯言爲顔氏子而發也使道德不足以仁民教化不足以善俗則舞韶箾奏桑林而遂謂

之虞商固未可也是故非六律不能正五音而非師曠之聰亦不能用六律非規矩不能成方員而非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亦不能用規矩秦之法凶人之具也是豈可以一朝居哉賈生言之而文帝謙遜未遑何也得非即位之初務爲安靜姑仍舊貫不敢變更歟抑亦道德當先教化亦皆有所未遑也至於太初始用夏正色黄數五定官協律以至宗廟朝儀無所不變而漢之治道固亦武帝耳雖改猶不改也惜

哉

二年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説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説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治天下莫先於刑家而刑家之道莫嚴於謹微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皆屬於冢宰而三夫人之於后則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豈孽妾上僭相與爲淫亂者哉後世不以德選而惟愛欲之是寵瀆情踰分敗禮亂倫以至骨肉相仇身膏白刃四國交亂九廟爲墟益不特一人亂之禍而

已愼夫人與后同席禁中天子出幸上林習且爲常其跡著矣袁盎諫之而帝恱之夫人又從而賞之此雖發於懼禍然不賢亦不能爾也衣不曳地雅稱弋綈刑家之道有然哉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朝廷以言爲諱非宗社之福也且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使有可議安能禁人之言雖禁亦何益哉上無諱過之名下有敢言之氣明白洞達有聞即改呼吸開利脉絡貫通天下烏有不治者秦爲無道切切然畏人之議已於是嚴誹謗訞言之法而偶語者且棄市此非特其君之罪也往往姦臣誤國惟恐其過上聞是以鉗天下之口以塗一人之耳目譬猶市井小兒欲人之不見也而自掩其兩眼良可憫笑及至其

後盜滿天下而二世不知兵入宮幃而二世不覺方怒責宦者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矣豈特無以來遠方之賢良哉

前三年冬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爲丞相

禹宅百揆而征苗周公位冢宰而征淮夷古之居其任者皆大聖大賢是故畢公以司馬而爲太師亦無

不可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入相出將奚所擇哉漢之太尉司馬職也用爲丞相猶有古人文武不分之意然而人物則大不同矣絳灌之儔拔城陷陣從高帝起草萊定天下賞之則可貴之則可使之掌兵柄則可冢宰之職豈其任也高帝垂殁謂勃可令爲太尉文帝即位陳平乃以右丞相遜之嗚呼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豈武夫健將賞功之具也哉平也既知宰相上佐天子如是其重大而以之遜

勃何也草昧之初姑置勿論漢至文帝宜知所審矣一失於勃又再失於灌嬰踵武相承名益不正更丞相爲大司徒固已舛謬其後遂位大司馬於司徒之上專揔軍國之大務而終不識冢宰之爲何職矣可勝嘆哉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河内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

上悔名之曰長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后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時得無患而心怨辟陽侯以爲不彊爭之於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寛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

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又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今不選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嗚呼美矣三代而下聞斯言哉六年淮南王長乃以謀叛死得非大公無我之論

反有以啟凶人賊子之心乎曰雖然帝則不爲無罪也感念同氣友愛不忘爲之擇師傅明禮義弗納於邪可也今也驕蹇不法則寬假之雖殺辟陽則赦弗治警蹕稱制擬於天子有言者則不聽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置使請自置相二千石則曲意以從至甚也擅殺不辜爵人至關内侯數上書不遜順乃始切責風諭以爲儆戒則既晚矣鄭莊公居共叔段於京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

之寵弟予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忍哉斯人之言雖

文帝友愛非莊公比然養成其惡而不能裁之以義

則一而已愛之者所以禍之歟

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

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

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紀綱者天子之紀綱也人臣爲天子守紀綱而天子

仲之則上下不至於陵遲而世道立矣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而張釋之劾不敬帝即免冠謝太后而自咎教子之不謹夫如是誰敢亂其紀綱哉因觀當時人臣大抵皆嚴於法守使人悚然有不可玩之勢皆文帝有以養成其風節也是故於袁盎之卻坐則屈宮妾以伸紀綱於釋之之劾不下司馬門則屈世子以伸紀綱於周亞夫之營細栁則屈天子之尊以伸紀綱此天下所以不亂而文帝之所以稱賢也敬表

而出之爲後世撓法狥情者之戒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

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漢懲秦孤立之敗大封同姓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師史氏謂矯枉過正是矣賈誼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為當時的論其言苟用安有七國之變哉主父偃竊取而行於元朔間已後矣論者未免為文帝惜之然以愚觀於事勢則蓋有説也自帝而上異姓之王相繼以反誅而同姓固未有一人叛者高后臨朝擅王諸吕漢祚中絶者八年矣微朱

虛東牟與二三大臣共起而誅諸呂定劉氏則漢之為漢今何如也帝自藩邸入繼大統然已寒之灰續垂亡之脈尾大之禍未見而宗疆之助方新後雖有濟北淮南之釁而興居發於失職奪功旋即敗死厲王長者當時之論往往咎在不爲置嚴傅相驕蹇弗度以至於是然亦事覺即廢徙無能爲皆非由地大也賈生年少痛哭而言於帝之心宜未盡合自七國叛其禍方著天下無異姓彊大之憂而所可慮者獨

在同姓惟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與文帝時大不侔矣此主父偃之說所以得行歟雖然責之以先見之明以義斷恩知幾弭禍則文帝亦不爲無罪也

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

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是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愚覵賈誼書至此一章未嘗不爲之反覆詠歎所習邪正若練素然技之丹則赤技之墨則黒豈不甚可畏哉聲色玩好之時少而親師傅之時多猶恐鴻鵠將至一暴而十寒况不擇師傅而日與不正人處也

是故賈誼斯言可詔萬世但不知所謂正人者何人道術者何道諭教者何教耳去聖逾遠異端滋熾當時學者不入於黄老即入於申韓爲申韓者道申韓爲黄老者道黄老各守其説自以爲是文帝賢君也誼之言猶在耳也未幾鼂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首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而其説乃在乎知術數錯申韓者也其以刑名之書爲聖人之術固也文帝豈以錯爲不正而用之錯亦豈以其學爲不正而言之

乎是則尤可畏也後世搢紳之論未嘗不曰人主者帝王之學非儒生章句文墨之謂是固然矣抑嘗真知帝王之學安所用其力乎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也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者禹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者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文王也抑亦於此深求其旨而得其所謂學矣乎不然是謾語也是具文也發蹤指迷未見端的使有志於

聖學者果安所用其力也三代而上不可得而詳矣獨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書所以啟廸訓誘自始學以至成德教法井井典刑具在有王者作感念貫生之言而一以伊傅周召爲講明聖學之標準則庶幾其不悖矣至若師傅之正不正則又在上之人以古聖賢爲的而擇焉

十二年鼂錯言於上曰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爵者上之

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邉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邉拜爵免罪

賞罰者人主之操柄而非人主所得私也天也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是故古之聖王官以崇德所以使爲善者勸刑以抵罪所以使爲惡者懲爲善者勸則天下莫不樂於爲君子

矣爲惡者懲則天下莫不耻於爲小人矣今欲貴粟而使人主之操柄聽命於富民之手錯不足道也而帝亦謂然哉

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没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晝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文帝之除肉刑是矣古聖用之然且非歟曰不然治古之世有井田以爲養有學校以爲教有比閭族黨以爲居有冠婚喪祭以爲禮凡所以善人心厚風俗

之道無所不盡其至然猶懼其或入於非義以亂吾俗也於是爲之法制以防之畫之衣冠以威之垂之象魏以曉習之又歲時讀法以訓諭之是明刑者所以弼教也折民於刑者所以降典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肉刑雖具而未必用也後世教化不明先王所以善人心厚風俗之道掃地盡矣每見所謂一門之内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嗚呼是誰之咎哉人欲横

奔風俗敗壞無禮無義以妄爲常爪剛者挾力彊者
搏紛紛籍籍與禽獸無異上之人不思所以致此者何
由凡古人假之以弼教降典哀矜惻怛而不忍者一
切假之爲勝民之具矣是故刑辟愈繁而姦愈不可
止夫如是而以肉刑爲重肉刑其果重乎文帝謂教
未施而刑已加良可敬服雖然此事殆未易輕於置
論愚是以於肉刑之除感世變之非古而爲之重歎
也

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寛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户口寖息風俗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耻言人過失習俗最美最可嘉尚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知所羞惡則見人之過如己有過自應耻言故凡輕於議人終日呶呶揺吻鼓喙而不知耻者必身

安於非義不自恥其耻者也况朝廷議論四方之樞機一是一非爲模爲楷後世薄惡不特不耻言人過而已而且詆誹大道誣毀正人訐發陰私風聞失實以此媚上以此謀身此其用心曾穿窬狗彘之不若乃方偃然自詭以爲得計夫如是何以養廉耻之節厚風俗之原哉文帝時非有道德教化一一如先王之盛也公卿之間耻言人過而遂化行天下告訐俗易風移篤厚幾至刑錯然則人心之良未嘗泯滅有

感斯應如草從風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朝廷之上一知所恥而天下之恥心生焉奈之何爲人上而不知所務也

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甚矣異端邪說之善幻也武帝好大喜誇其受文成五利之詐固宜文帝崇朴爲天下先乃歛退務實之主賈誼請去秦法立漢制則謙遜未遑張釋之言便宜事則首命之曰卑之毋甚高論夫誰得而入之新垣平何人也其言一投遂且貴寵立廟壇議封禪相與爲非禮之禮而不悟得非公孫臣土德之應有以蕩其心而神氣五采之說遂妖妄於郊見五帝之後乎周公作無逸而終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教誨

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

王之正刑吁可以為戒矣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

七年為元年

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瞬息不停晷刻不爽安有卻

而復中之理乎一日之不再中亦猶一君之無再元

也妖人習幻妄或得以變亂蠢愚之耳目豈謂文帝

而亦信之未幾平敗則可以悔矣而改元之繆終成

其詐而弗之變遂使萬世承訛至有一君而改數元
者其說乃自新垣平始甚爲文帝惜也
二年八月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常燕飲通家
其寵幸無比嘉常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
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
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吾令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跣足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有虞之朝以巧言令色孔壬爲可畏而孔子答爲邦之問亦曰遠佞人文帝平時身則衣弋綈幃帳則無文繡以至宮室苑囿車騎御服罷露臺治霸陵無一

事不以朴儉先天下及於鄧通一有所溺賞累鉅萬
賜之銅山燕飲其家寵幸無比乃全不類帝平時之
所為者戲弄殿廷之上而丞相言之切矣則曰君勿
言吾私之檄召而折辱之是矣則又曰吾弄臣君釋
之奪其聰明幾於無耻戀戀愛護莫能斷割甚矣小
人之可畏而難遠也以文帝之賢猶不免此萬世之
下可不深懲而痛絶之乎

七年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

臨以惟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宫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此天下之通喪也

君親同之三代而上未之有改是可率意而輕變乎春秋以後禮廢樂壞必有不能盡如古制者宰予洙泗高第且發朞已久矣之問滕世子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此可見矣然未有如文帝截然定爲三十六日之制而以功緦易斬衰者遂使短喪相承爲歷代之典故是教天下後世臣子之忍於君父也豈不繆哉雖然景帝則尤可罪也滕世子不能自決復問

孟子孟子曰是在世子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文帝姑息以爲仁而不明先王之大道固也言之而不行則已矣爲景帝者獨無人子之心乎獨不能斷之以義作滕世子之見乎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一果食之微且不可從父於非義況父命以短喪而遂從之食稻衣錦而安焉如之何其可也因考高帝崩二十三日而葬惠帝二十四日文帝

纔七日且即位四年而作顧成廟又預治覇陵皆不典

此由在廷之臣無知禮者是以舛繆若此故雖短喪

亦不以爲異也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年四十六

景帝

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内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輙

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

疾錯錯爲内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

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内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穴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此有以見景帝習於晁錯之術數而不正大也申屠嘉爲丞相首折小臣之無禮文帝雖極寵幸檄召而不敢庇度已困通而始召之此其氣象儼然如泰山

喬嶽使朝廷之體增重景帝即位所宜敬禮而委心焉設使有罪當罷即罷耳奈何偏狥所愛遂虛置於無用使錯穿廟垣以便其私固已不正大之甚逆知丞相之欲罪之也錯夜入謁私相爲謀而且以身當之此何爲者哉皆由平時術數習熟機變以爲巧比周以爲私竟使先朝重臣飲恨而死是可歎也因觀文帝十五年錯請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奇其材而不盡聽必有見於錯者矣景帝

一即位而前日之不聽者盡用無餘玆固景之不如文遠甚而錯小器亦速死之道也夫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五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爲複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

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宮官無異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又前六年賈誼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固的論矣十一年梁王揖薨則請爲王立後大益梁睢陽地使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帝從誼計遂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是何誼言之自昔也夫梁淮陽固文帝子也今日之梁淮陽即前日之齊趙吳楚今日而使其力足以扞禁寧保他日之不齊趙吳楚也耶當時諸侯王固患在彊大誼之爲計固主於分其地弱其勢也縱未能

遂行之抑損之制正當自帝子始以示天下至公一旦有所施爲舉無得而辭於我矣奈何復大封其子以之抗制諸國而能使之恬然不我怨者况諸侯王錯列宇内又豈一梁王所能蕃扞之乎天下者高帝之天下又皆高帝之孫子所親者日寵之所疎者日削之七國之變未必不有激於此也景帝三年梁王來朝帝從容宴飲有相傳之一語王以此益驕中二年遂求爲漢嗣殺袁盎賴田叔得不死人皆咎帝一

語之失有以致之愚謂階之爲禍自賈誼始矣

晁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恣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塩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

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詐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晁錯欲合兵誅之

大抵積弊不可以驟革深根固蔕之病不可以頓除除之速革之遽則未有不召變致亂者七國之禍自高帝而種此根矣至文帝時有國各三數十年而其

兆日益以著賈誼請分之而帝不聽晁錯請削之而帝不忍此其弊雖若寛縱以養禍然未能害其能容也景帝即位推恩於同姓威刑不耀而德澤日加使之有感而無怨可懷而不可怒然後取誼之策裂土地而侯封之不然者削之不服者誅之内之不失骨肉之親外不廢國家之法夫誰曰不可安有嗣服未幾吾先帝之所優容而不忍者捃摭往事一切行之頓舉驟發不少遲緩使諸國合爲一怨仇然相向若蝟

毛而起此固勢之所必至無足怪也錯之言不行於文帝而栽培醖釀於儲宮則有日矣一旦得君傾倒而出以快其平日之所欲爲而不顧嗚呼錯亦小丈夫矣哉論者往往謂錯以忠而受禍是不然世固有爲謀雖忠而舉措之失宜區處之乖方以至誤國禍天下者多矣君子不謂忠也於錯乎何恤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著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著上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若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

得不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文帝之遺其後嗣者相則有申屠嘉將則有周亞夫兩人剛方不撓有氣節使之輔少主必有可觀而皆以憤悶嘔血死甚可爲景帝惜也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其於細柳得之審矣而卒定七國之亂豈負文帝知人之明哉栗太子之廢而固爭之大臣職也而帝遂踈之其辨侯王信之非約諫侯徐盧等之非所以勸後皆至論也而帝

遂免之此固已不滿人意至若賜食大胾不置箸則輕薄甚矣豈人君之所以禮貌大臣者哉帝乃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是時太子年十四得非將有所屬而不足於此故有是言乎愚謂欲觀大臣之氣節授之以輔遺託孤之重寄者其禮亦不如是也反覆而觀諸景帝大抵得於鼂錯者爲多

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葢自春

秋戰國歷暴秦更劉項戰闘之禍寓宇分裂生民塗
炭至於文帝乃始以朴儉先天下務農重轂省刑罸
薄稅斂而遂措斯世於休養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
之有也景帝嗣服雖不如文而此數事所以厚民元
氣養國命脉者則能遵守無所變亂是以相繼四十
年海内富庶風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獨稱文景歟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崩年四十八

兩漢筆記卷三